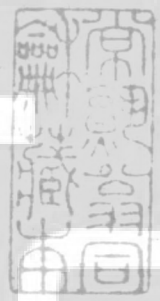


大金國志上



金國初興本末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語話音訛為女真或曰慮

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渤海

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之後姓挈氏於北地中

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

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

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

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

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即今之

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同江深

可二十天餘狹處可六七十步濶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為首領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興北方吞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為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至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極遠邊而野居者謂

之黃頭女真又居東沫江之北寧江州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為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其自此傳三人至楊割太師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大金

經進大金國志表

臣懋昭

上言竊惟紀外國之歷年簡書具在考



累朝之文館事迹難磨爰輯遺聞少裨

淵覽伏念臣偷生淮浦竊祿金朝少讀父書因

獲清流之選日親文苑粗知載記之詳迹其所

以興亡是以可為鑒戒其金國志起自武元天

輔至于義宗九主百一十七年裒集成編卷分

條別本其初興之地勢局一隅肆此兼并之謀

志吞四海號養淫日積篡弒相仍雖運數之使然

亦事機之適爾獨世宗寬厚遂得小堯舜之稱

然泰和昏荒已階周幽厲之釁日斜西崦數到
盡頭

皇天從而降災

聖明為之啓運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道包文武

德運聖神

新天開地闢之規模

奮雷厲風飛之氣勢

奏蔡城之凱人覩漢官威儀

清關洛之塵民快唐家日月

皇靈遠被

天意交歸由江漢而出師願見

舊時天子從淮西而入覲永作

皇家老臣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緝大金國志謹

隨表上

進以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昧死謹言

宋端平元年正月喜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臣宇文懋昭上表

大金國志目錄

第一卷

太祖武元皇帝上

第二卷

太祖武元皇帝下

第三卷

太宗文烈皇帝一

第四卷

太宗文烈皇帝二

第五卷

太宗文烈皇帝三

第六卷

太宗文烈皇帝四

第七卷

太宗文烈皇帝五

第八卷

太宗文烈皇帝六

第九卷

熙宗孝成皇帝一

第十卷

熙宗孝成皇帝二

第十一卷

熙宗孝成皇帝三

第十二卷

熙宗孝成皇帝四

第十三卷

海陵煬王上

第十四卷

海陵煬王中

第十五卷

海陵煬王下

第十六卷

世宗皇帝上

第十七卷

世宗皇帝中

第十八卷

世宗皇帝下

第十九卷

章宗皇帝上

第二十卷

章宗皇帝中

第二十一卷

章宗皇帝下

第二十二卷

東海群侯上

第二十三卷

東海群侯下

第二十四卷

宣宗皇帝上

第二十五卷

宣宗皇帝下

第二十六卷

義宗皇帝

第二十七卷

開國功臣

粘罕

骨捨

幹离不

蒲路虎

兀朮

銀朮

兀室

婁室

撻懶

撒离曷

窩里温

烏陵思謀

韓常

第二十八卷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蔡松年

蔡珪

高士談

馬定國

施宜生

郝侯

李晏

王寂

劉昂

楊雲翼

史肅

蕭貢

李適

馮延登

梁持勝

馮璧

韓玉

第二十九卷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麻九疇

高廷玉

張萬公

董師中

胥鼎

張行中

路仲顯

耶律履

王子可

李獻甫

党懷英

趙秉文

周昂

第三十卷

楚國張邦昌錄

第三十一卷

齊國劉豫錄

第三十二卷

立楚齊國冊文
取去宋國印寶

檢視宋國庫藏
宗族隨二帝北遷

第三十三卷

天文

地理

燕京制度

汴京制度

陵廟制度

儀衛

第三十四卷

旗幟

車轍

服色

千官品列

第三十五卷

雜色儀制

除授

誥勅

天會皇統科舉

天德科舉

第三十六卷

皂隸

浮圖

道教

科條

赦宥

屯田

田獵

兵制

第三十七卷

兩國往來誓書

第三十八卷

京府州軍

第三十九卷

初興風土

男女冠服

婚姻

飲食

第四十卷

許奉使行程錄

七世祖景元皇帝金龍福
四世祖定昭皇帝隨闕

六世祖德皇帝訛魯
三世祖定襄皇帝實魯

五世祖安皇帝洋海
二世祖惠皇帝胡來

金

阿盧里

一名骨盧你

陳王

元室一名希尹改宗信

晉王

粘罕改名宗維謚忠獻王

後王麟

核里頗
一名核闥

國

太祖

阿骨打改名旦文

景宣皇帝

寔昌改名宗浚

熙宗

曷刺馬改名亶

海陵煬王

字烈改名亮

光英

荆王

遼王

設梁虎改名宗翰謚德宗

許王

幹勇不改名宗保謚忠武王

宿王

克

冀王

高里噶改名宗輔及改宗光謚懿宗

世宗

哀改名雍

光嗣

霍王從

梁王

兀木改名宗弼謚忠烈王

齊王

允升

義宗

守緒

曹王

窩里混改名宗敏

晉王

允猷

世

孝平皇帝

名楊割

太宗

吳乞買改名晟

系

之

圖

魯王 捷 諱改 名昌

柳王 阿骨保 改 名宗孟

宋王 宗盤

兗王 蒲路 諱改 名宗雋

虞王 宗英

滕王 宗偉

沂王 宗賢

衛王 宗儀

代王 宗懿

晉王 宗本

勝花都郎君

高

越王 允迪

宣宗 珣

昇王 允中

章宗 璟

太子 允恭 諱 顯宗

東安王 瑜

鄭王 允蹈

武定王 珪

東海郡侯 允濟 諱 愛王 辦

蔣王

秉德

雄

鎬王 骨捨

蒲刺淑

澤王 銀朱

御王 斐室

金國九主年譜

太祖武元皇帝

海濱王 天 戊戌

慶八年 癸卯 天輔六年

六年

太宗文烈皇帝

和五年 遼 即位

保大四年 興四 崩在位一十二年

熙宗孝成皇帝

十二年冬即位

元名昌 諱 刺馬 改 名 亶 甲寅天會

元名吳 乞買 改 癸卯 元天會 宣宋

名晟 太祖之弟 癸卯 元天會 宣宋

名太 祖之弟 癸卯 元天會 宣宋

名 亶 甲寅天會

太祖嫡孫 宗浚 之子 甲寅天會

元名阿骨打 改 名 以 宋徽宗 宣

名遼 楊割 太祖師子 和元年 遼

稱帝 國號大金 建元天輔 至

宋徽宗 宣 五月乙丑崩在位

和五年 宣 五月乙丑崩在位

宋徽宗 宣 五月乙丑崩在位

宋徽宗 宣 五月乙丑崩在位

宋徽宗 宣 五月乙丑崩在位

宋徽宗 宣 五月乙丑崩在位

皇統至己巳皇統九年宋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丁巳
從弟岐王亮所弒在位一十六年

海陵煬王祖孫遼王宗翰之子已巳改元天德

宋紹興十九年即位癸酉改真元丙子改正隆至辛

己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月乙未為諸將

弒王於揚州瓜洲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世宗聖明皇帝元名衷改名雍太祖辛巳改元

大定宋紹興三十月丁未自立于會寧府至

己酉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宋光宗庚戌紹

癸巳崩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皇帝諱璟世宗之孫庚戌改元明昌宋紹

年正月甲午即位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

至戊辰泰和八年宋寧宗嘉十一月丙辰崩

在位一十九年

東海郡侯諱允濟世己巳大安元年宋嘉定即

位壬申改重慶癸酉改至寧八月甲午為統

石烈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弒於其府在位五

年

宣宗皇帝諱珣世宗之孫癸酉九月丙午即位

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宋嘉定丁丑改興

定癸未改元光至甲申元光二年宋嘉定十七年十月崩在位一十二年

義宗皇帝諱守緒宣宗第三子甲申元光二年冬即位乙酉改正大壬辰春改開興夏改天興宋理宗紹定六年

年癸巳歸德府絕糧六月奔蔡州八月大兵與宋共攻蔡甲午天興三年正月己酉禪位於後主總帥承麟即閉閣自縊在位一十一年金亡

金主自宋徽宗重和戊戌稱帝至理宗端平甲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大金國志卷之一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上在位六年

世為首長

太祖武元皇帝番名阿骨打後改名旻楊割太

師之長子也其先龕福五世至胡來世為首長

襲節度使胡來生三子長曰核里頗次曰蒲刺

束季曰楊割楊割生三子長曰阿骨打次曰吳

乞買又次曰思改即粘罕父也金人至楊割太

師始雄諸部○初契丹國舅帳蕭解里聚眾為

盜潛奔女真因命楊割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

斬解里
獻首級

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契丹不
得已及進其父子官自是陰懷異志力農積粟
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
年未有以發也遼主延禧初立之年楊割死阿
骨打生於遼咸雍四年戊申初在胎服時骨重
生有神異異常將生河水為沸野獸盡嗥及生若有光照
其室部落咸異之既長臂垂過膝身長八尺狀
貌雄偉沉毅寡言笑而有大志弓刀過絕於人
嘗至其部落有意者欲謀害之阿骨打覺之奮
劍殺數人而去追者不敢當既立承楊割富庶

遼主天
祚捨剝

之餘兵強馬壯加以遼主天祚捨剝是嗜上下
荒淫其相李儼蕭奉先輩庸瑣貪婪阿骨打益
有異志

甲午

阿骨打之十三年

時宋徽宗政和四年遼是春
海濱五天慶四年

是春

蘇源奚室蒲古率其部落內附共七千餘戶是
年始陷遼國寧江府先是五國之東接大海出
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
鵝鶩遼人酷愛之求之女真女真苦之又沿邊
諸帥邀求賂遺無虛日遼主天祚如混同江釣
魚時疑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諫止阿骨打知

始謀
叛遼

其意始謀叛於是用粘罕胡捨等為謀主銀朮
割移烈婁宿閣毋為將帥犯混同江之東名寧
江州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
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天祚再遣蕭嗣先
帥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
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
又獲甲馬四千天祚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
宰相張琳付兵十萬使討之計人戶家貫備一
軍富人有一二三百軍者琳等非經濟才統御
無法器甲聽從人便往往以搶刀毬甲充數弓

大敗
遼兵

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路並進獨涑流河
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
幹离不者以為漢軍遁即領契丹兵奔營而奔
漢兵尚一二萬餘推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
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悉為女真
攻陷

乙未

阿骨打之十四年時宋政和五年夏五月北方

星出如
雷聲

有光燭地大星出殷殷如雷聲六月括寧江府

一路金銀粟帛盡數以往民間有隱者斬丁夫
強壯集得萬餘人勒歸軍前○是年生紅芍藥

花北方以為瑞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採其芽為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之其味脆美可以久留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楪中以為異品○十一月敗遼帥于混同江先是天祚征女真率番漢兵十萬餘出長春路命肅奉先為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車騎日行一百里步騎三萬人命蕭胡都姑柴誼將之南山寧江州齎數月糧期必滅女真阿骨打以刀驚面仰天大哭謂其部

諸酋誓死戰

天祚大敗

落日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天祚遇乘其未陣三面擊之天祚大敗退保長春真女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丙申

阿骨打之十五年

時宋政和六年也

春正月升骨

捨為正都統粘罕為左副都統阿忽為右副都統○是年北方寒甚裂膚墮指多有死者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羔皮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是歲女真

陷遼渤海軍先是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
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餘

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之至瀋州女真遣兵
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為都元帥仍募

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以行淳至乾州武朝彥
等謀殺淳不克復召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余覲

等屯田為備既而女真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
眾散為盜所至擄掠而遼不能制

阿骨打始稱帝
丁酉 阿骨打之十六年時宋政和七年也次年之冬始
稱帝

戊戌 金天輔元年時宋徽宗宣和改是春宋遣其使

馬政來約夾攻遼先是宋建隆以來女真自其
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

漢兒高藥師者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宋遣
馬政同藥師講買馬舊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

國阿骨打所居阿芝川來流河間遣使之由政
對以貴朝在建隆時講好已久今聞貴朝攻陷

遼國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共行弔伐
阿骨打與粘罕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六人

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并北

宋遼唇齒之國且無深仇宿怨安之策於宋為失

非子

珠生金貂華人參松子為贄○是春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金人適至淳遇于徽州未陣而潰退保長汜魚務於是金人大掠經新城懿濠衛五州皆降之○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累官校書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是冬阿骨打用楊朴策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為姓以旻為名國號大金○楊朴又勸國主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遂遣使脩衮冕之服冊為東懷皇帝國主召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

始稱皇帝
建元國
號

怒欲斬其使諸首為謝乃解尚人答百餘尋遣還邀令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格

契丹志云楊朴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八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

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
還女真趙三阿鶻產大王十也天祚付群臣
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無患差靜江軍
節度蕭習烈等備天子袞冕玉冊金印車輅
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至明
皇帝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
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
冊為兄之文阿骨打大怒叱出來使歆腰斬
之粘罕諸人為謝乃解人管百餘次年三月
遣蕭習烈等回云冊文罵我我都不曉徽號

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皇帝
兄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則提兵取上
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
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
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十二月九代祖龕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八
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七代祖名佯海追謚
安皇帝六代祖名隨濶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
五代祖名寔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曾祖太
師名胡來追謚惠皇帝號景祖祖太師名楊哥

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妃后皆追加謚號

天輔二年時宋徽宗宣和改元遼天慶九年也是年春北方有赤

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

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城滅○二月遣李善慶

通使于宋善慶至宋國門宋相蔡京童貫見之

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

趙有開馬政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

止用詔書有開行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金已

受東懷皇帝之封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

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軍前國主

及粘罕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行牒留半

年始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事吾

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

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是

年知樞密院內相楊朴建議以為陛下肇登大

寶混一封疆應天順人奄宅天命而六宮未備

殊失四方觀覩欲乞備日冊命正后妃之位國

主從之詔冊蒲察氏為皇后番漢群臣稱慶先

是女真驟興之初未具六宮之典僅有賢妃淑

妃自餘姬侍並稱娘子而已平遼所得中原士

楊朴議
冊后妃

上京

女艷裝麗色盡掠而北后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是年攻陷遼上京

唐子

天輔三年時遼天慶十年也春正月肇州之始興

地震陷數千人

隆州之利涉地震陷死數千人○知樞密院楊

朴建言惟我國家興自遐荒朝儀典章猶所未備以中朝言之威儀侍衛尊無二上諸親從諸

王部族尊貴者馳驅戎行雖不可盡責其自番

定朝儀建典章

漢群臣以下宜致敬盡禮所合定朝儀典章上

下尊卑粗有定序國主從之是月宋遣其使趙

良嗣來先是金使同呼慶持國書來宋因遣良

宋遣使通好

嗣來通好猶以買馬為名其寔約夾攻遼取燕

雲舊地也第面約不齎國書○時金人出師三

路攻遼之上京是夏良嗣等在青牛山迨及國

主遂從至上京觀其攻城不旋踵而破○良嗣

之來使也大槩議夾攻遼使金人取中京宋朝

取燕京許之歲幣初許三十萬而率與契丹舊

宋許歲幣取燕京

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國主亦許

之遂以手劄付良嗣約以本國兵自平地松林

趨古北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則難依已

許之約仍遣使偕來止作新羅人來朝見其國

大金上
大京周
書

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右將來貴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弊幅異諒鄙悰○馬政回使於金國書畧曰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逃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得不過閑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大宋
大金
書

時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所攻城不旋踵而破七月回至女真所居留飲數日令契丹吳王妃歌舞飲燕妃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以他過囚於上京女真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令作奴婢遂使人懼時國中議論不決以宋朝欲還山前山後地意皆狐疑且以山前山後北朝得之而雄若我滅契丹彼自以幣帛奉我粘罕云宋朝四面皆被邊苦無兵力安能立國強

大如此亦未可輕之當且為良圖少留人使
國主遂將宋使馬擴遠行射獵每獵國主坐
一虎皮椅上縱騎打圍嘗曰此吾國中最樂
事也既還令諸酋具飲食迎邀南使夾攻之
始謀如此

大金國志卷之一

大金國志卷之二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下

辛丑

置權
堯庫

天輔四年時宋宣和三年遼春三月始於渤海
遼陽等州置權堯庫歲課稍重商人疑惑金人
但一切取辦於所在官場他不恤也

是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

鉦金而湧沸狀日旁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

轉將暮而稍止

○四月韓州千戶皮兀室帥其衆謀入漠北以

鉦平反三音

遣使如宋

叛伏誅○五月遣使烏曷魯等如宋宋詔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議之二使留宋國凡三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後曷魯等自海上歸至其國國主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孛極烈吳乞買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人余覩為先鋒趨中京

師渡遼趨中京

壬寅

天輔五年

時宋宣和四年遼保大二年也

春正月知樞密院

內相楊朴權知行宮留守事先是國主出征骨

捨留守既而有中京之行召骨捨共謀蓋骨捨

在諸酋中最有智而黠猾者也朴為人慷慨有

大志多智謀蓋建國之初知事草創朝儀制度

皆出其手○三月金兵攻陷中京中京奚國也

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

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奔

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燕王耶律淳守燕

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疋奔入夾山淳守燕

陷遼中京

遼主天祚奔夾山

耶律淳
稱帝

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奔夾山李處溫與其弟
處能及子奭都統蕭幹怨軍謀立淳乃率燕京
數萬人勸進淳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自號天
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淳主燕雲
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蕃部天祚
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兵追至
雲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幾及凡行帳輜重寶
貨及其幼女盡俘獲之○五月國主用楊朴議
始合祭天地於南北郊及禘享太廟頒賜番漢
群臣以下有差○宋師又與遼人遇戰失利六

禘天地
享太廟

月退保雄州未幾耶律淳死蕭幹與大石林牙
立其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時宋童貫為
宣徽使蔡攸副之同復燕雲趙良嗣遣書開諭
燕王淳使納土大畧云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
歸朝世世子孫不失富貴况遼之與宋歡好百
年誠能舉國內附恩數有加苟執迷失機恐有
彭寵之禍淳得書斬其使又令董龐兒遣人說
易州土豪史成獻城復執送燕京斬之宋种師
道辛慶宗總東西路軍至白溝意謂燕人有簞
食之迎初至蘭溝旬為遼大石林牙所襲而敗

既而淳益師二萬人渡白溝挑宋師宋師遇之
又北燕王死於六月間國人立蕭太后○八月
國主追襲天祚於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
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國主遣偏師
七千擊破之於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
兵屯奉聖州之東○九月遣字革烏歇高慶裔
等使于宋初宋朝回書附其使還不遣報使國
中疑宋有謀兼又未嘗先報師期輒進兵取中
京○移軍泉泊襲破天祚行帳既占雲中府山
後州縣○忽聞宋童貫舉兵國主與群首議恐

金使策
疑遼來
合也非

進兵取
燕金復
遣使

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專
遣使來烏歇等奏知聞貴朝遣童貫舉大兵不
報本國故遣臣來聘館伴趙良嗣谷日聞貴朝
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報應來攻
之約彼此不報不在較也宋徽宗待烏歇等甚
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
龍德宮蕃衍宅禦別館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
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桀黠知書雖外為恭順
稱藩頌德而屑屑求故例不已烏歇等又詣王
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畧曰所有漢地及夾攻並

郭藥師
高鳳降
宋

如昔議慶裔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國兵來
否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
不必計先後也趙良嗣報使馬擴副之○冬十
月宋師再舉遼高鳳郭藥師以易涿二州降
時蕭后管常勝軍郭藥師聞宋師忽自燕來
進涿州藥師以為圖已召所部曰天祚失國
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
之時於是萬口響應囚監軍蕭餘慶遣使奉
表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

○宋師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

宋攻
燕京

議割
燕地

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
衆五十萬駐盧溝河攻燕京后密遣人招盧溝
河四軍馳騎自南門入殊死戰宋師連戰敗績
○十一月金國遣使使於宋議割燕山地初宋
朝與金人約但求石晉故地初不思平營漂三
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不肯割至是趙良嗣
馬擴見國主於奉聖州主令其弟國相蒲結與
計事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遣兵失期為
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
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兩朝皆以

信義為主元約山後山前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辯論數四卒不從於是以前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仍留馬擴於軍前未幾趙良嗣送金使還且求營平深三州○十二月童貫密遣其客王瓌禱國主具言貫兵已壓燕境乞如約夾攻國主遣瓌先歸遂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國主親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延慶獻捷於金奉表稱藩請和國主不許自媯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時擴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

居庸失守相迎降

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聞南軍到燕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歛兵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乃至此耶似此喪師有何誅賞擴荅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果敗雖貴亦誅國主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是月初六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未行五十里國兵遊騎已至城遼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冊

天祚殺蕭氏

鳳門毬場內投拜國主戎衣坐萬歲殿皆拜伏待罪於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蒂角是無拒我意也並放罪纜撫定燕山即遣馬擴歸獻捷國兵之入燕也大石林牙以蕭氏歸遼主於夾山天祚殺蕭氏蕭幹以奚渤海人入奚

良嗣至軍前時諸首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一廢寺中以氊帳為館是時國主營已立閣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遼人規式每日入氊帳門謂之上殿

天輔六年時宋宣和五年也春升皇帝寨曰會寧

府建為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先是女真之初無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至是改焉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左丞相陳元兀室撰女真字以行○大宴番漢群臣于乾元殿大合樂擊鼓百戲為樂至夕有沾醉匍匐於殿之側者○詔諸州積粟峙芻備軍前支給不許雜以糠土○正月遣李靖寧朮割王度刺撒毋盧使於宋宋趙良嗣報使先是趙良嗣至軍前國主曰平滦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矣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自我得之

宋趙良嗣至軍前

議割地
租稅

則當歸我大國其熟計之若不早見與請速退
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王度刺撒毋
盧與良嗣偕來靖既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
稅非約也主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
復請去年歲幣主亦特許遂命良嗣與靖再使
良嗣偕靖抵燕京見國主曰本朝狗大國多矣
豈平涼一事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涼欲作邊
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國主曰燕租六百萬止
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
我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

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本朝許十萬至二
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
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為國主謀嘗以詩獻之曰
君王莫信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索南宋
不已然國中自以分軍護送擄獲東歸又山後
告急以天祚謀復故地而張穀據平州不能無
懼自南使過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
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遞奏其畧
云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
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

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涼等州不在許
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宋復
遣良嗣自雄州再使國書畧曰本朝與貴朝通
和每曲從所款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如來
諭國主大喜遂議雲中地兀室曰皇帝言趙皇
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
然其民却待遷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安用之兀
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耳○
三月郊合祭天地依天輔年間例施行車騎填
咽諸大功臣骨捨之屬躑躅其前仗衛不肅無

合祭
天地

遣使至
宋求犒
賞金帛

復中朝儀制矣○寧述割王度刺撒毋盧持誓
書草同良嗣等至宋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徽
宗許以二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
及誓書議交割燕京日子良嗣與寧朮割皆言
國主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
誓書乃無一語及兩京者蓋良嗣與寧朮割共
為欺罔卒啓兵端○夏四月以燕京六州歸于
宋先是盧益與使寧朮割至燕山金人止之以
俟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室等先索誓書觀之
斥字畫不謹屢却曰今至京師易之益等諭以

以燕京
書六州
歸宋

南朝皇帝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聽
凡改更三四宋朝皆曲意從之且言近有燕人
趙溫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議
交燕地趙良嗣諭宣撫司縛溫訊等與之既至
粘罕釋其縛以為用遂遣楊樸以誓書反燕京
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于宋且索米二十萬碩
自是童貫蔡攸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凡燕
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卷而東宋朝
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
割涿易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

為之蓋海上初約燕人歸南朝奚契丹渤海人
皆屬金國也

燕雲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
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
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隄關之東乃金人之
來路也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
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當時南宋之割地也
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
深營丹^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机陷之後
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深二州隸之號平州

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
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控六郡號燕
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皆宋朝海上密議割
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之路盡
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
異路也由是故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
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故幹离不
至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里
之誤也
國主以徽宗建中初元立歷崇寧大觀至政和

敗遼諸
路之師

凡十二載疑遼主天祚知其意志始謀叛逮政
和四年初屠寧江州再敗蕭嗣先於出河店繼
而張琳四路之師敗又繼而天祚親征敗高永
昌據渤海而女真屠之遼東怨軍叛燕王而女
真殪之遼東長春兩路以次陷沒而國主始稱
帝矣○當盧益奉使時國主賜益等花宴是日
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
漢兒左企弓已下悉搢笏捧觴稱壽一如契丹
之儀時國主自入燕以後所據中原士大夫之
家妹姬麗色光羨娟秀凡二三千人北歸其國

五月國主
旻殂第吳
乞買立

酣歌宴樂惟知聲色之娛至此形神已病中觴
令盧益便辭全不及交燕事○國主有子八人
一曰阿母二曰室曷即亶之父三曰設梁虎與
室曷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幹離不昔誤作二
太子五曰窩里盟昔誤呼三太子宋紹興四年
冬曾犯江上者六曰兀朮昔誤呼四太子七曰
窩里混昔誤作五太子今號自在即君八曰阿
骨保邢王是也與兀朮同母蓋國主稱兵之初
長子阿母在世呼作大太子而第二第三子已
亡所以幹離不人誤呼為二太子如兀朮亦誤

呼為四太子也國主立其弟吳乞買為之後除
諱版字極烈為都元帥是年五月國主旻殂上
謚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建國登皇帝位
首末凡六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

大金國志卷之三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一在位十一年

生有白雉之祥

太宗文烈皇帝小名吳乞買又云吳乞馬後改名晟楊割太師第二子也生時有白雉之祥既長方願隆準身長八尺立髮垂地為兒童時不喜嬉戲落落有大度曾有道人以所佩劍授之光彩殊常曰佩此可辟惡兵除不祥受訖道人不見遂寶秘之○凡阿骨打用兵時密謀秘計皆其所與性特殘忍抑服旁近部族說以甘言

性特殘忍

不服則以兵加之攻遼時三數大戰加親犯矢
石為部衆先金國自胡來以諳版字極烈為儲
副阿骨打之時以弟吳乞買為之後阿骨打歸
燕山北追天祚以疾死於軍中時天輔六年五
月宋宣和五年也阿骨打有八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弟
吳乞買吳乞買立就是年改元天會賜文武官
爵秩有差親從兄弟各加一等其諳版字極烈
又以弟斜也馬斜也馬即思改為之務欲兄弟相傳其都帥之
權歸儲副耳不論年也是特大功臣如粘罕幹
離不兀木蒲路虎兀室撻懶之徒國人謂之即

君皆有大功既滅遼駸駸氣馘虎視中原自張
穀平州之叛而南北之釁啓矣

癸卯

天會元年

天輔六年改元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

夏燕人張穀

吳乞買即位改元天會

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潛練兵為備國兵
下燕粘罕與康公弼曰我欲擒張穀何如公弼
曰是趣之叛也親見穀諭金國之意穀曰契丹
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
防蕭幹耳公弼達其語於粘罕信之改平州為
南京加穀同平章事至是國立新立遂遣左企
弓等歸時燕人患遠徙私訴於穀曰企弓不謀

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
公伏羲興復先責企弓罪而殺之繼燕人歸南
朝宜無不納如金國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
宋朝之援何懼乎毅以其事問李石石以為然
遂拘企弓數其罪殺之遂以平州附宋○八月
辛巳朔日當食陰雲蔽之不見○是時宋已得
燕山之地先是金人陷燕京時蕭幹名夔離據
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
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移文王安中郭藥

蕭幹自立稱帝

幹為不所殺

師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幹遁去
尋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皆藥師之功也藥師
在燕山凡有請朝廷無不從○十一月國兵陷
平州得宋朝所賜毅詔毅挺身走燕山其弟懷
宋詔書走又為國兵所獲自是歸曲宋朝未幾
入侵

張毅遣其弟來通款宋朝宋朝授毅節度世
襲平州令李安弼賫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
其弟授毅惟燕山路轉運趙良弼力爭以為
不可恐必招金人之兵宋朝不從毅聞安弼

至率官吏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
得宋詔書乃歸曲宋朝累檄宣撫司取鼓朝
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金未幾金
太子窩里孛由平州入侵矣

十二月國使初往宋賀正旦

甲辰

天會二年

遼保大四年也

春正月慶陽府環

慶陽等州大水

涇州大水漂居民三千餘家○詔於大定府置

宜春狗生角

廣積倉○上京府之宜春有狗生角○三月國

子宋

主之豹子河避暑是月遣使往宋○宋糧先是良

嗣使金時許金人糗糧二十萬斛至是詣宣撫

遣使賀

國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亢宗為賀登

位使亢宗至來流河金國素無城郭宮室就以

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

橦角觥之伎闡鷄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

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

毋所為者莫知其說○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茫

然皆芟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後萬

人規模亦宏侈矣○七月國兵陷應蔚等州

天會三年時宋宣和七年先是遼主天祚竄

乙巳 滅遼

入陰夾山國兵以也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

得之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

是聞粘罕歸其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

諸軍五萬并携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

南來太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

已回雲中故為國兵所敗又畏中國不可伏乃

謀奔西夏未至國兵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

金兵分道南侵

山東築城居之踰年而卒遼國遂亡○十二月

幹離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東路之軍幹離不

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

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

院事國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幹離不之

軍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之軍犯河東陷朔武

代忻等州真趨太原○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連

遣三使聘宋初日報謝通好也次日告慶得天

祚也又次日賀天寧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

供億疲弊其實覘窺道路使之不疑及三使北

歸宋禮部郎中陳楠為送伴使至境上已宣言
大舉公為掠奪無常儀楠懼馳還時粘罕已蓄
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叛奔之具言中國虛
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是劉
彥宗余覩蕭慶力勸粘罕言南朝可圖仍不必
衆因糧就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侵然尚未顯
然渝盟宋朝以故事命吏部員外郎傅察為接
伴賀正旦使行至境上值幹離不入侵遂執察
等責使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察
獨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大首曰我以

宋使傳
察不屈

宋師叛
歸粘罕

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吊伐察曰胡歆敗盟以此
為兵端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大首怒執而殺
之○宋朝聞其南侵詔童貫再行貫又遣馬擴
往使且交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至境嚴兵以
待止許吏卒三人從乃趣庭叅擴等力爭不可
皆拜之如見國主禮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
皇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斁
不謂貴朝陰納張毅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
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
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毅之請上深悔之願

粘罕責
宋遼約

童貫赴
關稟議

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應州飛
狐靈丘兩縣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即山
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
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粘罕所言告
貫貫驚未幾金使撒盧朮王介儒來同日進軍
直薄馬邑而營撒盧朮至太原貫曰如此大事
何不預告我荅曰兵已興何告為擴微言以撼
之撒盧朮曰國相若以貴朝可憚不長驅也莫
若勸童太師速割大河以北貫聞之憂懣不知
所為即與其屬宇文虛中等赴關稟議至太原

諭帥臣張孝純以赴關之意孝純愕然曰金人
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
人心搖是將河東與敵河北亦豈能保貫怒目
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臣何
為孝純撫掌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臨
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
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翊日遂行用九
日至京師○冬十一月韓離不軍至燕山府鹽
場○十二月初破檀薊州時郭藥師已屯東郊
蔡靖出金帛犒軍行至三河藥師戈甲鮮明步

金兵至
燕山府

郭藥師
與金人
戰

伍整肅金人初見亦懼幹離不乃向東望日而
拜號令諸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里金人已
北張令徽等先自遁金人力追之是夜令徽與
刺史皇賁陰約開門內應初八日靖見藥師共
議死守晡時藥師招靖等計事會藥師家藥師
迎謂靖曰令徽初無戰意已遁矣大學不得已
姑降如何靖曰誓死報國北何言哉引佩刀欲
自刎衆共挹持之軍官方驅運使呂頤浩等出
藥師曰不必爾聚而鏖之并其家幹離不至藥
師率衆降金人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令悉降

蔡靖誓
死報國

郭藥師
降金

幹離不
遣蕭室
奴說蔡
靖降

蔡靖請
議和

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十一日幹離不遣蕭室
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諸軍勿恐
此坐南朝渝盟耳曰大學南朝賢臣將大用靖
曰靖一書生身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何足用
次日幹離不遣人議相見之禮靖曰兩朝兄弟
之國望闕之拜靖不敢辭拜見太子不可藥師
曰大學與部使者拜堂上衆官拜堂下可也靖
乃曰太子能議和靖一屈膝何所惜遂如藥師
議既退幹離不使王芮來取議和之書中山府
連三奏至京師宋朝失色

奏至宋
朝失色

金人歸於漠北為契丹苦虐幾二百年一旦
乘忿而起重以遼主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
久不親兵革往往聞風而起武元稱兵之始
成敗未係推心用人苦樂同之有得其勝計
者恣所剽掠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
殺守將據郡邑脅軍伍以應之以至渤海酋
長大撻不也高永昌契丹副統耶律章奴耶
律余覩亦率衆而歸之於是金人之勢遠逆
莫禦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入遼東
長春等路討賊自累戰累敗多為所虜不得

西歸鄉里及金人於天輔六年驅燕山士庶
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
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驅失業人皆歸
怨於朝廷及金人已立劉彥宗時立愛為金
國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壠田園親戚之故
愈勸金人南侵兼契丹舊臣降金人者如余
覩締里搗里特离不王芮鐸刺乙信特可九
哥馬五耶律暉毛眉魯三寶奴蕭天吉蕭廷
珪之徒已得用事又二太子之妻金輦公主
乃遼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

祚元妃各因間可入內外勸之南侵陰報宋
朝取兵攻遼之隙仍四來番漢烏合之衆蟻
聚蜂起燕雲陷北之人皆歆西歸故金人驅
率其衆假以平州張鼓為名渝盟入侵時藥
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歆乘勢東
歸故金人南侵也驅力勝貪忿之徒乘契丹報
怨之勢陷北燕雲之人燕山之失其理必矣
粘罕自雲中遣女真萬戶溫敦郎君蒲魯虎賽
里契丹都統馬五東侵居庸關以應幹离不同
取燕山

粘罕同
取燕山

遼土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
州退保廣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
西走雲中至於夾山以保四部族衙武元及
粘罕兀室以契丹叛臣余覩為卿導自中京
由平地松林徑趨雲中路以追之後於山金
司獲天祚於是媯州儒州歸化奉聖弘州雲
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內皆為金人之有
後武元帝死粘罕專制軍事遂據雲中已違
原議不肯歸雲中地至是以幹離不來征燕
山之境粘罕遣兵攻居庸關以應之慮居庸

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關攻易州及出
竒取鳳山治皇大妃嶺以寇昌平縣既至昌
平則反顧居庸矣於是居庸亦潰金人遂入
居庸○初藥師之備金人也嚴於東北而弛
於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燕山之東
以韓城鎮為界東北以符家口為界韓城符
家口去燕山皆百餘里幹高不既侵東北探
騎潰軍絡繹而來燕山得預聞之故藥師出
常勝軍屯於燕山之東白河以待敵西則居
庸為絕邊去燕山無百里之遠但閑閑而已

更無他備不意粘罕間道取居庸一夕故城
故預無警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果能全
勝追敵而東則西亦為粘罕乘虛矣况戰復
不利何以禦之

以藥師
為先驅
攻保州

徽宗下
哀痛之
詔

幹離不留蔡靖守燕引兵向闕以藥師為先驅
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宋詹度禦之○
藥師既叛金使請宋國具言擁兵來因辭頗不
順徽宗引咎歸已連下哀痛之詔國人讀之有
流涕者沈瑄是時留守在營聞幹高不初告靖
議講和事請將文字來至慶源府太史局占帝

帝星復明
德府

星復明怪之已而徽宗內禪大驚欲回藥師曰
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至信德府不移時遂
陷執守臣楊信功幹離不登城撫諭居民
金人以幹離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
罕守雲中以圖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
原深入而幹離不越三鎮直犯輦轂者何哉
盖是将河東邊外宋朝雖得朔武蔚應四州
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舊邊尚不失備粘罕
所以不敢輕犯鴈門石嶺之險越太原之重
地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竭舊

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
也由是幹離不乘隙可入焉然亦有說幹離
不所以易中國之大甚在藥師不得無謀何
以見之觀夫幹離不與粘罕始則分路以圖
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闕之志以
粘罕之雄尚且遠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地以
為牽制猶不敢輕舉國是時粘罕遣撒母使夏
及河東堯谷所刺曷董野鵲神崖榆林保大
裕民入館汨西金盡河清二軍約入侵麟府
東之勢况幹離不者才居粘罕之下豈敢
直越大河以犯宋闕耶此盖燕山之陷藥師

部族隸幹離不之軍藥師欲自結知必告以
方今童貫在并州以圖雲中貫之所在重兵
係焉粘罕既由雲中入侵貫必與之相持今
京畿內虛河朔無備可因粘罕以為牽制也
幹離不信而行之故是歲入侵中原功居粘
罕上其為藥師之謀明矣

粘罕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闕遂圍太
原○代州安撫史抗父子迎戰死之○初宋宣
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等軍皆山
後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餘萬官為贍

宋官軍
怨語

給久之倉廩不足因飢而怒出不遜語我軍所
請皆陳腐亦怨每語漢軍曰汝番人也而食新
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乎吾誅汝奚漢
兒聞之懼至是金人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
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漢兒開門進至武
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守
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時十
二月初九日也忻守賀懽度勢不敵開門張樂
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得入城遂距石嶺
闕闕猶險隘大原帥張孝純謀守闕之人命冀

賀懽張
樂迎降

景景辭孝純不許復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

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

守忠當其前及至關守忠果啓而獻之景單騎

奔還○金人至太原太原既受圍提舉保甲鄭

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為備義勇將劉嗣初

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欲降心會金人已圍太

原其餘黨謀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

平陽于大金於是偽為入城貿易者既入則殺

守關者啓關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器甲

分隊而出士民股栗馳而呼曰奸臣置漢兒內

劉嗣初
平陽府

耿守忠獻
石嶺關
太原受
圍

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輩宥憤縱兵屠城城中

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裒金銀掠婦人然後投

金於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圍守太原而去半

趨宋關粘罕遇城必攻故比幹離不其行稍緩

粘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嚴

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乃代州絕

所遂分兵由胡谷寨入焉其徒兀室控扼之余覩曰

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初戰不無勞

力其餘可乘勝矣既行越家計寨直至代州

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

率吏民請令忻州石嶺聞風皆降於是金人
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有易中國
之心

宋徽宗
禪位

是年冬宋徽宗禪位於皇太子是為欽宗改明
年曰靖康仍令李鄴來使告內禪且求和

大金國志卷之三

大金國志卷之四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二

天會四年

時宋欽宗靖
康元年也

春幹離不陷宋相濬

二州先是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鐵騎奄
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
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濟方平既
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
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
未渡也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

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州○癸酉幹離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球於牟馳岡知天駟監有馬二萬匹芻豆山積至是導幹離不使奄而取之幹離不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宋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兵衛州門綱登城督戰殺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金人於順天門外宋師稍振游騎不敢旁出○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康王相

繼軍前幹離不憚之更請肅王樞代之遣康王還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栻為使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幹離不幹離不盛兵南向坐栻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訥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須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

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他且欲親王宰相為贄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栢達宋朝欽宗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請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在金營幾月幹離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搗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綱獨留三鎮詔不遣

遣王汭素頡頏入使宋朝會种師道等勤王兵至宋京畿北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种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

先是李鄴使于幹離不軍求和幹離不以鄴犯京師攻城不克乃遣王汭偕來鄴盛談金強我弱以濟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惧意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稷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

不從乃用邦彥計

姚平仲
夜劫金
人營

二月姚平仲夜劫營金人覺而敗之

宋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种氏乃歆夜叩金營生擒幹离不奉康王以歸平仲謀泄金人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劫寨為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虜戰於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馬為金人所殲欽宗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

圍宋京
師月餘

圍宋京城凡三十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

至不俟金幣數足退師

靖康之際
猶有李种
二公於乎
援古鑒今
能不豫為
雪涕
肯季夏
望前二
日

幹離不師退抵中山河間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関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李綱為兩河宣撫至太原陷平陽始議棄

守三鎮

府 隋隆德

粘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

李公之策不行天也惜哉失此良會

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追幹離不之師及於邢邵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啓欽宗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於宋欽宗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軀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

兵法十則則圍之太原大城也而粘罕鎖之不知兵甚矣如古威勝之不能解圍乃敗之力耳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阨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沒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粘罕敗孫翊折可求

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
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不得而入遂由寧化
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粘罕忌
之翊之裔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
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老
以示翊軍於是軍叛朔方戰為叛徒害之可求
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
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
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于交城遇粘罕
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
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
粘罕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
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
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恒途
更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
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
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
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
意則幹離不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
太原之無術也

西夏應
粘罕約

國兵陷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

改都統府
為元帥府

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四館及武州
於是武州為西夏所陷○夏幹離不自東京歸
至燕山宋師送之至境上而回○國主始改都

統府為元帥府國相劉彥宗之議也設置官屬

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

人○始以其弟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

弟骨盧你移賚孛極烈為左右元帥弟撻懶為

左監軍兀室為右監軍閣回為左都監耶律余

都為右都監

奪夏國
諸郡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
劉彥宗議始改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

於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

之○幹離不奪郭藥師常勝軍器甲鞍馬散歸

遼西遼東

時京城未失兩河未陷燕雲人心未安戰爭

勝負未保而藥師反覆之徒存之或為後患

故擄奪器甲鞍馬而散之此金人之所以為

狡也

宋援兵
四合不能
解太原之
圍

粘罕兀室余覲自太原幹離不撻懶闔目自燕
山會於山後避暑議事及秋而還○時三大酋
避暑而宋朝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
甚矣○女真萬戶婁室敗种師中軍於榆次師
中死之

金人圍太原多於潞汾西路以拒宋師不謂
師中由平定出土門一旦去太原無一舍遠
敵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既不能
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
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以為表裏則

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潞由是汾潞
之師亦可前進太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
以孤軍為憂回趨榆次就粮宜乎為敵人所
襲以至敗也

粘罕陷
太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秋粘罕兀室
余覲自草地歸至太原幹離不撻懶闔目自草
地歸至燕山○九月粘罕陷太原始粘罕攻太
原久不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
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
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金師盡殺勝捷軍

王景崇
太宗御容
赴汾水

帥臣張孝純被擒繼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
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
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
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宋下哀
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稟係宣撫司統制自童
貫弃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居
多及至城陷稟引疲乏之兵歆出西門無何西
門挿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
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聞志又直門阻天亡
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赴汾水

宋遣吳
革未使

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
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宋遣使吳革至軍前

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參庭不拜責其
貪利敗約氣勁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為追
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
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欽宗
問割地事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
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
和欽宗乃遣革使陝西勾兵委諸帥臣講武

備仍置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幹離不陷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之先是幹離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置乖謬翊率眾晝夜搏戰城上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偽攻東城還薄北城藜明鼓眾憑堞而上城陷邈被擒翊猶率眾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陷
劉翊戰死

真定之陷也邈已抗節故幹離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彥宗逼之遂削髮為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以不仕彥宗憾之聞于粘罕粘

罕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於斯著矣○先是宋真定帥劉鞞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朝廷以太原危急恐東軼征河朔命鞞為宣撫劉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險鞞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於應變人心未附金人卒至圍城不旬日而陷

真定試
儒士

劉彥宗勸幹離不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

幹離不遣
使之宋問
罪

以勅命幹離不粘罕以書遣使宋朝責問契丹

梁王及余覩蠟書并元割三鎮

書略曰乃者羗蕭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回
日輒受間諜之謀陰傳講結之文今差楊天
吉王芮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輝
王并太宰一負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
據元割三鎮即行誠諭並令開門以待先是
幹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遣簽書路允
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既聞幹離不獲
金帛不貲而已無所得於是遣使求賂時宋
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

如此當於金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吾盍留
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
營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訐詐以情
告伴使邢侗曰金國有余覩者領契丹精銳
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粘罕
幹离不惊遂以聞宋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
侗納衣中中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兩
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
書奏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
長措置粘罕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

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梁王與林牙蕭
太師出謗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約結毀
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
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於
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
粘罕遊兵所得故金人以為辭金使之來也
禮貌甚倨持其書於欽宗前曰陛下既不割
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欽宗曰
此乃奸人所為也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
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欽宗乃卑辭深明

其非朝廷之罪吏書王特雍實館之雍議盡
以三鎮所入總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
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金使頗領其說先
犒師絹十萬足以行

粘罕陷汾澤等州

初粘罕既陷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
鎮寨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併力攻
逾月又陷之知州張克戩死于難者八人乃
東攻太原之青陽青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
三受攻而金衆萬人竟不能拔欲據并徑其

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幹离不合兵攻平定
幹離不自真定西之平定軍亦喪萬人拔之

宋再議征

粘罕幹離不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

時二帥會議再行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
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西河領袖也乘
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
未晚今若弃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

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幹
离不未有語粘罕怖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
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

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
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
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
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幹離不欣
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計遂決於是
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雉失守
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

粘罕幹
离不此
南征

粘罕留銀朱守太原幹離不留韶合韓慶和守
真定各率其衆南征○幹離不犯慶源府宋都
統王淵遣將韓世忠拒扼又宣撫范訥軍五萬

幹離不
犯宋京
師

守滑瀆幹離不知有備乃由思州王榆渡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十一月幹離不犯宋京師屯劉家苒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逼城有妨和議皆粘罕幹離不和議之說而誤攻守之計也

粘罕陷平
陽及西京
寺處

粘罕陷平陽府又陷西京及河陽府

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至夾河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之

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元各提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弃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瑾皆棄城去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

粘罕兵
犯宋京師

閏十一月陷鄭州陷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彭趙士訢張潛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粘罕犯宋京師屯青城

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桌欲率都民

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此歛兵不下惟以割地贖金幣和議為說

宋京師陷

丙辰宋京師陷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陷時宋京城中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收金師得之以為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貸糧之請會盟之說粘罕不過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攻城日急矣○先是有卒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

生擒粘罕幹離不何桌孫傳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名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是日大啓宣化門出去敵不百步時天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俄頃賊兵分四隅鼓譟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迎國兵登城者總數人衆皆被靡城遂陷王宗漈引殿班下

城急呼救駕四兵臣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
師里巷強梁乘此作亂

宋三帝親
詣軍前
議和

粘罕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
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
公私上下俱空

辛酉宋欽宗往青城二宿而返

宋何桌陳過庭與粘罕幹離不相見粘罕應
荅琅然幹離不唯唯而已初何桌都民歆巷
戰聞者爭奮由是歛兵不下乃偽唱和議人
心稍安○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粘罕幹

離不令若水何桌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
粘罕止歆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桌為請
命使粘罕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
今建議期在割地而已桌相回言元帥請與
上皇相見上曰晚當自往耳金人自攻太原
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宋之君臣往往惑
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
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
下在京共七千匹皆歸于我

宋朝大括金銀命戶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搜括而監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副之

大金國志卷之四

大金國志卷之五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三

丁未 天會五年 時宋靖康二年高宗中興改建炎元年也 宋親王二人來

軍前賀正

粘罕遣使入朝賀正頗不為禮

庚子 欽宗復如青城 太上皇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皆挈而北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二十九日又遣使詣車駕出城且賫金國

二帝諸王后妃北去

之書曰今已破汴二主不可復居宜於族中
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自號但稱宋王
二月十一日欽宗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
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
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拔劍怒曰皇
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
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
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
輩蓋攀輅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向使
左右以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十八

日車駕入城三月初一日粘罕遣二人持書
一詣太上皇一詣欽宗前曰今日北國皇帝
已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初三日
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
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使人擁帝降自北道
至一室以兵刃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
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上皇由傍門
小道而去自初四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
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欽宗各居
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

帳中使人擁二帝至階下宣詔曰宜擇立異
姓以代宋後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
帥府差人津遣前來是日以青袍易二帝衣
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時惟李若水抱
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褫若水惟
有死而已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誘
殺之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
上曰元帥令遣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
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
矣十八日車駕北行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

傳詔令往雲州聽候旨揮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
之若水至軍前罵聲不絕粘罕擊之面目為
傷若水氣悶仆地良久乃甦粘罕使人監視
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粘罕怒囚之若水
毋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
粘罕再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
已粘罕大怒即圍丘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
罵愈切軍中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

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履臨被害略無
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
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憊人聞而悲之

劉韜徐揆死于金營

劉韜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韜不可手
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
所以死也乃以衣條自經徐揆本太學生為
書以獻粘罕厲声抗論殺之

粘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賢刑部侍

郎程振給事中安扶並坐根括金銀不登乃
敲殺之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
杖數百哭死於是再括留守司差官百負分
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分詣懿親蕃衍
宅遍括

宋吳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

革初募兵後迁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
迎二帝事泄為范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
人為泣下

粘罕又以國主之命逼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
慘怛邦昌亦变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
朝不山呼及称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
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
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

春三月幹离不退夏四月粘罕退宋建炎元
年宗澤留守東京○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
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
首崇西宮之礼盖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

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
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甲戌降手
書迎康王其語畧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
循群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
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
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
明於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其
表畧曰使生靈惟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

幹離不
病死

粘罕的係
金國第一
校首

約夏取陝西

無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
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
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即帝位於南京改元建
炎建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夏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幹離不由河北歸至
燕山約會於山後草地避暑議事幹離不以病
死

幹離不知康王即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
於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幹離不打
毬冒熱以水沃冒背致傷寒而死遂中輟時

六月二十一日也

秋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
取陝西夏人從之

粘罕已嘗渝盟於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
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
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虜掠耳夫何害哉

七月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起燕山雲中上
京東京遼東遼西平川長春八路隸於諸萬戶
入侵兩河取諸州郡惟左監軍提懶親圍中山
兩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

故各據人馬以圖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復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盡為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官軍多弃城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內復自亂於是為金師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洛冀磁相絳久而陷之捷懶親圍中山巨鎮守禦猶堅於他郡故也

除曷刺馬為都元帥

諳版字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曷刺馬代之曷刺馬乃亶小名也是時亶方童稚國主

除窩里温為副元帥

擬為儲嗣故有是除是年冬除窩里温式元也為右副元帥代幹離不遂自本國至於燕山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窩里温自燕山率眾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

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窩里温攻京西者粘罕又除萬戶婁室為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戶撒離曷孛堇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西兵與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

上 隋西京攻漢

粘罕自雲中率眾下太行渡河陽再陷兩京及

遣銀木拔東茶曷馬等以攻漢上○先是去年冬粘罕已陷西京以高世由守其後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至此再陷

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磊金師不得渡粘罕乃以重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與進陰遣銀木領輕騎取九鼎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於偃師慶死之西京官吏弃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屯於大內以代州降守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銀木前攻漢

上粘罕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邀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漢上之師無後顧之憂也

犯長安

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犯長安時婁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金師不得渡遂潛從韓城上流一夕履冰而渡直攻長安於是長安之衆不戰而潰

戊申

天會六年

時宋建炎二年也

春粘罕屯西京窩里喞

陷清澠二州而還○婁室既陷長安繼攻鳳翔秦鳳等路後為張嚴所敗粘罕聞之將自西京

婁室為張嚴敗

提兵西援婁室行次會陝府聞嚴已敗績婁室
北渡蒲津故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晉絳
以歸雲中

婁室犯鳳翔守臣劉清臣遁熙河帥張深遣
裨將劉惟輔禦之惟輔舞槊刺殺其將號黑
風大王者婁室勢窮退走深更檄張嚴以兵
繼進時粘罕知婁室為張嚴所襲又聞韓世
忠兵至故棄西京分兵親援婁室且留兀室
余覩之衆以待世忠之至既而嚴趨鳳翔戰
五馬山下婁室伏兵於五里坡嚴至伏發不

利嚴死之金人謀趨涇州又為曲端吳玠所
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
以歸雲中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
華陝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
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

二月陷中山府

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初韃
鞨圍中山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金
人不能_下至是呼揔管欲盡使城中兵擊賊
以衆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使往

振固辭身伯固遣之振懼潛眾入府害身
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尸曰南朝
忠臣也

宋復西京

三月宋翟興復西京

危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擒
守臣世由斬之

宋復陝州

三月宋李彥仙復陝州金人復渡河先攻虢後
圍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拜於城下而去復攻
虢州陷之

下鄧州根括民
間金幣

四月銀朮與其弟拔東兵二十萬下宋鄧州帥

臣范致虛走劉汲死之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
為金有需民間金幣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
四州之民以歸○兀室余覲敗翟進於西京復下
其城後又敗進於文家寺繼敗韓世忠於永安
後澗而去

宋建炎元年冬粘罕再攻西京官吏棄城南
走統兵官翟進率軍上山保險至是春粘罕
盡焚其廬舍刷居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
兀室余覲之眾尚屯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
清長泉等處雖去不遠而金國視為棄物不

復顧之無何進於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其
營金以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敗出城據文
家寨復為金乘勢追擊世忠又敗世忠於永
安後澗時當盛夏北騎非利之時又以連敗
宋師可得休息且知粘罕北歸故復棄西京
相率而回雲中因留萬戶茶曷馬以戍河陽
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揚可嗣副之尋又遣
劉誨王貺為通問使副祈請二帝堅不許之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
在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揚可嗣副之

宋遣使祈請
二帝

尋又遣劉誨王貺為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
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
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虜中

姚端敗粘罕

冬窩里温撻懶之衆敗馬擴於北京清平因之
以攻河南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
以攻澶濮圍濮州為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
敗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
夜鏖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而走至城陷
也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

其城

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陷德州都監趙叔醇死之○陷濟南府守臣劉德降之○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問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粘罕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陷東平府守臣權

郭永不降罵粘罕

邦彥棄母而遁○陷冀州權州事單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陷延安府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謀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廊延庶在防州

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
庶用端為都統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
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啣其語及是端
盡統涇原精兵駐鄧州之淳化庶屢趣其進
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乘虛破延安
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京如韓州

攻北京与充鄆
粘罕既陷澶濮會窩里咄之衆同攻北京繼攻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從依
韃韃以居撻辣亦厚待之

充鄆十二月陷襲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時漢兒將啟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
事高慶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
發盡殺之故闕里得全

己酉
天會七年特宋建炎三年也春陷徐州守臣王復死
之

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闔門百口
皆遇害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
拒之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
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

誅發孔子墓者

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不能當夜引歸

陷淮陽泗楚等州

陷淮陽執守臣李寬○陷泗州守將呂元閻
瑾已焚淮橋道金人由招信路將渡淮縣尉
孫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
日虜不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縻暉
自上流渡兵暉且戰且却及城破寬死于勅
書樓○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
天長軍守將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陷泰
州守臣魯明降○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

攻揚州

粘罕自東平由襲慶徐泗以攻揚州

判官齊志行降○犯滄州守臣劉錫遁

自去年秋窩里温既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
軍來使人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罕留兀室
余覩守雲中率衆南征也粘罕初下太行由
懷衛將東應窩里温聞擴已敗於清平窩里
温從而入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陽以攻澶濮
澶濮既下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
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窩里温同下北京繼
攻兗鄆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揚州

高宗如杭州

陷揚州二月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下策諸郡

窩里盟撻懶闞目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興人廣濟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高宗既渡大江青鄆兩鎮又先陷沒州郡互不相救至是歲復大荒人民相食嘯聚蜂起巨寇王江宮儀每軍載乾屍以充糧為金國所乘而盡陷之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夏窩里盟撻懶闞目屯濱州○四月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元帥府差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路諸州郡先是豫元為宋濟南守其后叛宋歸金金仍用之至此然後除知東平也○六月陷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尋陷軍州○陷南京執守臣唐佞國而用之○陷沂州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窩里盟闞目自濱州北歸燕山留撻懶于山東后撻懶移屯濰州

試舉人

試舉人於蔚州遼人應詞賦兩河人應經義忻州進士孫九鼎為魁○九月陷永興軍

婁室陷長安帥臣郭琰遁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者犯人罪死○國主行下樞密院分河間府為河北東路真定府為河北西路平陽府為河東南路太原府為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縣名○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復宋改州縣名
禁民漢服

時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后韓常

守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民無辜不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坐困於家莫敢出焉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併樞密院於雲中除雲中韓企先為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以彥宗之故命其子管僉書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西京留守○冬十月圍蔡州宋守臣陳昌寓敗之○兀朮請於粘罕及窩里盪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萬戶聶耳銀朮拔東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漢軍萬戶王伯隆大起燕

兀朮請兵侵淮

雲河朔民兵附之冬兀朮率衆渡江分路入攻
犯萊州張成以城降犯密州李達吳順以城
降遂分兩道一自滁和犯江東一自蘄黃犯
江西○陷滁州○陷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陷廬州帥臣李會降以檄抵濠州權守張宗
望降○陷和州守臣李鑄降○陷無為軍守
臣李知幾遁遺民固守山寨○陷黃州○陷
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陷吉州守臣楊淵
遁○陷撫州守臣王仲山降○陷袁州守臣
王仲蕤降○尋屠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
人引去○又攻采石渡下建康府杜充季
杞叛降○又攻建昌軍宋蔡延世敗之○兀
朮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為
金師所乘耳南朝若其主親征豈至縱師如
入無人之境乎

十二月陷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自越州領
兵來我師大敗○餘杭守臣退保山寨兀朮
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
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陷越州帥臣李鄴降

大金國志卷之五

大金國志卷之六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庚戌

天會八年

時宋建炎四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

窩里啞居燕山○撻懶屯濰州遣太乙孛董玷

者天使鐵黑孛董提兵南援兀朮因圍楚州左

都監闕目以病死○陷明州

兀朮再犯明州張俊率衆拒之高橋戰數合

慮其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朮

遂破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

攻陝州

船犯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甚備婁室益生兵攻之愈急城陷彥仙巷戰而死

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西而全

陝沒矣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陷潭州守臣向士諲遁王暎劉玠趙聿之死之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諲突圍出城遂陷軍民猶極口罵賊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攻邠州

陷荆南府守臣唐慤遁○陷醴州守臣王淑遁○撒離曷及黑峯等攻邠州宋張浚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金師復陷東京上官悟為所害自是宋四京皆陷沒矣

復陷東京

時東京雖城守而勢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聶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虜所

害

兀术陷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訥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幾獲兀术

又下平江府常州通吳縣幾為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术

兀术願還所掠
掠
兀术願還所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

濟遣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

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

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

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

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

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

五騎招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

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

兀术募人獻
破海州策

王者舟千餘艘兀术懼不得濟復遣使致詞
願還所掠假道去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
時撻懶在濰州乃遣李董太乙趨淮以為援
兀术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於廬場地
開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
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
敗之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
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板以
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
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

韓世忠軍亂

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
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舟弱蓬世忠軍亂焚
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
而陸奔○兀术輜重自瓜步口軸艦相銜至六
合不絕為宋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
九里徑又為趙立所敗未幾陷揚州承州趙立
中砲死又陷楚州會聞宋師出陝右托言應之
因而西去

兀术為岳飛
所敗

兀术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
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撻懶時在濰

州遣人謂兀朮南征無功可止於淮東俟秋
高相會再征江南兀朮皇恐推避不肯從之
方躊躇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人出陝
右兀朮因而應之於是留撻懶不也聶耳王伯
隆軍於淮東以待撻懶約拔東等而西去
雲中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君舉兵止
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
昌廢遂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兩河州郡既下
之後面官制不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
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

慶裔議循邦
昌故事

無以恩歸它人粘罕從之於是令右監軍兀室
馳請於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陷山東撻懶久居濱濼劉豫以相近
奉之尤善撻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罕
腹心也恐為撻懶所先遽建此議務欲功歸
粘罕而又使豫知恩出於己望其後報也或
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於慶裔慶裔以
三班奉職酌之復以其說為己策獻于粘罕
非也金師取山東止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
不易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敢

求賢入建國

擅許於大都劉豫揣意求於金慶裔懷私屬於豫其所由來漸矣

粘罕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入建國州郡迎合上意共推劉豫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趨景州會吏民於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

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通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豫得僭位酌慶裔賄賂不可勝計麟猊輩後於慶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吏民推戴劉豫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且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於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後粘罕使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

力行義士原明
戰

爾豫於是諾後孝純由此得還宋○遼東漢軍
萬戶韓常與太行義士原明戰於真定西山烟
脂嶺為原明所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
是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慈州

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
百人長比刺史若解軍職出官對格換授此
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
差札押字則為御書慶餘隨常父慶和降阿
羗為千戶故換授靜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
之任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

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
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庶子或就軍中受
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
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

劉里龍造妖
起兵

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既而獲之國兵因
破劉里龍害及數縣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陷
東京

時山東河朔已為金師所取京西京南盜賊
大起四方路阻米斛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
乘而陷之

捷懶攻江東

宋復郢昌府

二帝如五國城

宋復永興軍

夏兀室見國主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覩同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窩里温之望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望雲縣北也○秋粘罕兀室余覩自白水泊歸至雲中窩里温自望國崖歸至燕山捷懶自濰州親攻江東○七月宋師復郢昌府又復鄜州

○二帝自韓州如五國城

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謂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諸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大戰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為冊禮使副於九月九日立劉豫於大名府國號大齊

立劉豫國號大齊

北京陷沒南軍聞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是誅為首者數十人於莘縣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為左右丞弟益為北京留

守子麟知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朮南征所
降李鄴李儔鄭億年臣豫豫降南京為歸德
府改東京為汴京升東平府為東京去淮寧
潁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豫自
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
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置
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
子為之二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
格人出官○豫之僭立也止用天會之號是
冬奉國主之命改元阜昌○馮良寧以淮寧
府降豫請行什一法除戶部郎中權侍郎後
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
上皆簽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又建歸
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權場

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
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
曰元帥是大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
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今事至此惟

有死耳何相窘拜耶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
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於祿山
遠矣○孝純之得還也蓋亦有由是年五月
六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於
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於鄉里又顧
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
督還之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
知其所以蓋是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
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
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里閭

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斑衣之句則衆知
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
徐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於公共至東平
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旣行則孝
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迎之孝
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拜
偽相當是之時孝純昵於親党懼於還北因
而遂喪晚節惜也

十一月歸秦檜于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
二帝之上京逮二帝東徙韓州檜依撻辣為其

秦檜全家北歸

任用撻辣南征以檜為叅謀以催錢糧為名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之監已者犇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州 敗劉錫於耀

兀术婁室敗劉錫軍於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宋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廊延以擣我虛乃檄召熙河經畧劉錫孫渥劉錡等會

宋師退保兩川

兵甚重衆皆言我鋒方銳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婁室曰彼詒我也擁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致虛戰於陝府曲端戰於邠州白店原劉錫戰於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兩川於是州郡盡為金所陷

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久而命知相
州

靖音儘

嘗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靖起寨於西
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為靖敗去及多
邀金兵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
時靖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靖命釘之於
車刺及於股將欲支解之靖終不屈粘罕異
之徐謂靖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靖罵曰
爺是漢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橛更不
移改竟為所害噫充聞靖之風豈不愧歟

大索兩河之民
拘行旅于道

粘罕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
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
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
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回鶻諸國以易馬
及有賣于萌骨子迪烈子室常高麗之域者蓋
既立劉豫以舊河為界恐陷北者逃歸故耳樂
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
罕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
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
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遂以散米賑濟為

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蘇州府志

卷之六

六

大金國志卷之六

大金國志卷之七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壬子

春撻懶攻淮東

天會九年

時宋高宗紹興元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

中窩里啜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為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可覘金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

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大呼而攻之金師
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盆輦捷懶率
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金勝之理
但南軍多自望風而潰如陳思恭勝兀朮於
姑蘇張榮勝捷懶於秦州此乃全勝之時夫
何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貞軍一萬人付右
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
林牙於漠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覲妻子於女真
城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
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
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真漢軍又
質其妻子宜乎余覲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
糧隨余覲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猫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
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
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夏捷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北休兵於宿遷縣樂

馬湖

撻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於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弃擲道路時親為張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兵金末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蜂起東北大恐撻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成邊因留太乙孛堇屯劉冷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

烏魯折合分
兩道南征

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為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璘吳玠歃血誓衆為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於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置酒於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即位撻不也撫掌嘆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閑

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其耶？

大金用兵，惟以和主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役於軍旅；高永昌誓為鄰壤，而殺於海島；余覲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醜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禁竊盜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劫竊均於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置地牢

高慶裔請於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地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箠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

粘罕殺降

等，送于粘罕，罕盡殺之於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初，婁室死，兀朮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與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兀朮始自河

兀朮與吳玠戰

東還燕山

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陝右以犯劔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劔外凡四戰皆敗惟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徃徃扶舁呻吟而歸至於兀朮尚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朮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

兀朮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離曷為陝西路經畧使屯軍於鳳翔黑鋒既死兀朮且回故粘罕除撒離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踰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壬子
天會十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里温兀朮居燕山撻懶居祈州除兀朮為元

帥府左都監○粘罕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共陷西京翟興山寨興沒於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併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道久為興所斷豫滌惡之時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陷劉豫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由懷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

故力請於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且陳破興之計於是發女真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勢楊言將欲攻興興盡發兵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豫乘勢遷居東京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赦之

試舉人

夏粘罕試舉人於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詞賦不試經義礪以被虜以知制誥韓

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 初開試日
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
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指揮令譯者報爾無
力老奴何來應舉爾等若有文章何不及第
於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
不遠必取賍以為身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
安有補於國又聞爾等之來徃徃非為已計
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
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
白復欲逐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終

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
於是諸生伏地叩頭惶恐而去是歲胡礪之
餘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
畧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此榜既出於外南
人不豫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國主如中京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
故有是行諸將會於燕山將欲迎上於中京兀
室獵居庸關遇馳遞者得余覩反狀

余覩反

余覩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
快快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

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
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
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
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
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
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
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
憇於山上遙見二騎馳迨交相遇於道立馬
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
詰曰爾何人也曰余覩使者以軍事詣燕山

槁里統軍司槁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適相遇者何
人曰此乃槁里統軍使之余覩者兀室曰爾
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
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
別之語無許久又曰叙家事兀室曰家事故
非立馬叙又曰叙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
馬叙馳者詞窮面顛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
其言色兼素疑余覩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
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為余覩議反者
近有人密告余覩槁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

族誅契丹

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覩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槁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覩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温首首率眾蠶起云入夏國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

誅余覩父子及粘罕次室蕭氏

不納投鞬鞞鞞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鞬鞞善射余覩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之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

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而獲免皆困女真之域粘罕謂財可聚以藥師家富盡奪之

奪郭藥師家財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

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狃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司樂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没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乃宣和間歸朝官以預余覩之叛族誅主以余覩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覩降赦

鐵鑊鎖杜充

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覩之亂復還闕○
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移充不
聞官而擅約之為節度使胡景山告于粘罕誣
充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鑊鎖充
付元帥府獄鞫之

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蔑視同僚人多憾之
故為景山乘余覩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箠
炮烙備虛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充
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
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笑

之無耻之言一至於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
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內樞密院
國相楊朴以病死

楊朴死

大金國志卷之八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六

癸丑

天會十一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為

孟邦榮敗

宋翟琮所敗琮即翟興子時為河南鎮撫憤大金發掘陵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眾入潼川遂入西京邦雄醉方卧俘其族以去○大軍下金州又下興元府○先是撒離曷等眾十萬自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彥倉卒迎敵敗走遂入

金州未幾又趨興元撒離曷募死士由饒風之
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興元府又至
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掠食且
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未幾宋王
彥復金州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
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
勝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
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
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
一夕縱所虜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

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
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
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
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
屯三泉金不無顧後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
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
殺馬而食遂由虢州回

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郡盜降僞齊既得鄧
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
於是宋郢唐信陽軍相繼陷沒○慈州守劉慶

殺降三千人

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千人盡殺於平陽府獄○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土人棊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北屋連村屯結而起

李永壽使南宋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盡江以益劉豫是冬金兵下和尚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西蜀天會十二年時宋紹興四年也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表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

甲寅

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予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綿虔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章誼還宋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於殺金平為玠所敗○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撒離曷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金軍

兀朮戰敗

戰七日晝夜不
息

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
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為兀朮所襲
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狗與金軍力戰萬
戶韓常為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
遁玠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
意入蜀自撒離曷已下盡室而來既不得志遂
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兀朮於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為吳玠
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
自此見知於兀朮○常為遼東漢軍萬戶慶

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
東漢兒兀朮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朮征蜀回

兀朮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窩里盪入見
國主○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
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臯衆三日
糧往糧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
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
克其城○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為奉表通問
使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劉
豫遣人請於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

劉豫乞陣

室以為難窩里嗚以為可於是窩里嗚撻懶權
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於斯定
矣蓋主崩時以窩里嗚輩挺兵在外粘罕莫
得而傳故亶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
得其位則駕群豪服諸蕃其憂大矣○粘罕
自來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
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為異議竟
不自行故窩里嗚輩得攝職摠兵也
窩里嗚撻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顧人

代名須以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多富
家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
死不勝計其自來傭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
為生往往聚而為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子征宋

劉豫遣其子麟姪猗將兵與窩里嗚等俱入征
南宋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
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南宋震
恐○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
置酒偽為流星更脾踏至紿以移軍守江良臣

韓世忠進屯揚州

既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孛董撻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正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力無所施南軍上堪人冒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冬窩里唄兀朮同劉麟劉猊侵江屯於竹塹鎮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怒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篤諸將宵遁麟猊

金兵大陷

諸將宵遁

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軍中每夜多有人大字書於紙及去皮柳枝擲於帳前云我等被若虛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鬪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者况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唯速歸為善兀朮然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猊於是麟等棄輜重亦遁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

宿州方小憇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

平陽府

都總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以

絳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糧者於是屠近山四

十村冬國主崩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

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

將相如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

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時大兵相拒江

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於次年春方告諸路

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於子孫太宗

既立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

梁王亶為諳版孛極烈仍領都元帥之職太宗

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礪及左副元

帥粘罕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粘罕為窩

里唄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窩里唄撻辣

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寅亶

即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之九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在位一十五年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剌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但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通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覷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傳位於亶猶稱

天會十三年

時宋紹興五年也

春諸郡立太宗之靈拋

乙卯

拋盞燒飯

盞燒飯

俗北

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主

上謚千大行○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聖

壽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

侍郎司馬朴與通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遂

服縗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五月宋遣何

蘇來使通問二聖○陞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

京仍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授

北朝官為之參定其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

建上京改官制

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一

人○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參知政事侍

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為兼職○元帥府置

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樞

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太宗正府置門同簽

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使○六部

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

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

○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

○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

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
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
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
講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
司置讀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勸農司
置副使○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鄉少○
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官不設○外
道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
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
轉一官此其大畧也○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

宗盤封宋國王

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兀室尚書左丞相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
豫侵江有請窩里溫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為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
里溫魯王撻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
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叛蓋始於此
也未幾窩里溫死以撻密代之進除左監軍兀
朮為右副元帥○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
尚書右丞相除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左丞蕭
慶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用之於

外○兀术戍邊屯於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窩里温自燕山入見卒於路兀术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盤提兵攻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於彼其後得國不償原約故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為筏由唐河及創開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

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於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蜂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輟

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於大金故有是役

丙辰

天會十四年時宋紹興六年也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劉豫分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盤以為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麟

豫兵敗

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
叅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閔師古為將簽鄉
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肥以
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
徽二州以姪猗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
統之○麟令鄉兵偽胡服於河南諸處時猗兵
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
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于濠
壽之間猗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
康宋楊沂中與猗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猗孤
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於合肥沂中至
藕塘與猗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猗軍中
衆潰亂遂大敗猗挺身走麟聞猗敗亦望風而
潰孔彥舟圍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
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劉豫之意
冬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遣馮長寧請於國主
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爾
子還有德助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

夏國興兵

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
至於北去亦不失為帝故且視景偷生也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
界取所亡馬於鞬鞞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
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
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亦莫之問罪
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離曷無能
為也

天會十五年時宋紹興七年也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

丁巳

兀术自黎陽歸燕山○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
居祁州撒離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贓下大
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盤之徒欲挫粘罕故先
折其羽翼也

夏撻懶撒離曷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草地避暑
粘罕乞免官為庶人贖慶裔之罪金不許斬
慶裔於會寧市

斬高慶裔

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
言事豈至於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

以此慶裔嘗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西路
轉運使劉恩肅州防禦使季興麟河東北路
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恩伏誅興麟杖
脊除籍為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
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勢矣安得
不憤悶而死

大內都點檢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並伏
誅○是年宋問安使何蘓等回始知道君及寧
德皇后已相繼上仙於是遣王倫為奉迎梓宮
使○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鄴瓊全軍新降自九

宋徽宗及后上
仙遣使奉迎梓宮

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効當以瓊為鄉導
乘勢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
其行且遣使馳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
散其衆○除拔東為左都監大撻不也為右都
監○大起諸路軍為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
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孛董之營
見斜也將行與其家人泣別殺一豕以斜也
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掛豕身而埋之於後
營家人祝之曰斜也以陣亡葬之矣此女真

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智代之類於斯可見女
真厭兵之甚也

廢劉豫

金國廢劉豫偽齊亡○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
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於太原及屯兵河間
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於陳蔡汝
亳許穎之間於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金主
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
安用國為遂令撻懶等以侵江為名伐汴京先
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
兀朮遇為所擒二將同葛王哀馳至汴京入東

擒劉益

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
廢為蜀王是冬十一月也○時豫弟益守陝西
上又別遣撒离曷提兵聲言攻蜀攻長安擒益
又恐汴人不安給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
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
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疋
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千
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昌凡
八年
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撻懶逼其北行

汴京定臺者

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撻
懶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
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
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於其中彼人視之
以爲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建行臺尚書省
於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寶奴張通
古右丞相○除東京遼東留守宗雋太保領三
省事封完國王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藉宗雋才力可以
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戊午

燕京建臺省

天眷元年時宋紹興八年也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

官職依舊多居汴京國主又於燕京建行臺尚

書省除杜充劉苦同簽書省事時杜充為三司

使

金主亶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

眷遣萬戶湖沙虎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

兀追襲之至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就用之也○詔立裴摩申氏為后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夏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為奴婢償之○國使烏陵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使密與群臣定議許和具命思謀等來議思謀即撒盧毋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

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秋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谷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宋韓肖胄來充奉表報謝使○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蓋左監軍撒離曷與之約故也撒離曷醜之可求卒於路可求之被毒何哉蓋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離曷已密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王意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醜

撒離曷被擒
歸南

之

冬左監軍撒離曷自雲中馳之陝右將見左都
監拔東共議割地時拔東在鳳翔路由同州為
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撒離曷南歸北騎
追逼李世輔放之亡入夏國撒離曷歸雲中

撒離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

主幾摧撒離曷號哭衆目曰啼哭即君至是

又為世輔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己未

天眷二年時宋紹興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
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

廢劉豫許以
陝西河南地歸宋

州○宋王倫來使充迎奉梓宮奉還西宮交割
地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
于南宋畧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
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
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
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
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
等處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
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
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

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兀術從之

大金之陷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己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功於己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於金主曰河北素好富庶然名藩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初與衆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殆非

我有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撻懶止有意於山東河南只得歸之於宋

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遼陽渤海地戶部使命下日各髡髮左衽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於金後復助豫為虐至豫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真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

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為叛國之人死為沙漠之鬼哉

兀术留宋使王倫於祁州密奏於主曰河南之地本撻懶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庾至汴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為兀术所拘後送祁州○夏元帥撻懶之蔚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隣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北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群起為盜以拒北軍

吳矢反

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為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於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試舉人於燕山司馬朴充主文中山石琚為魁○秋郎君吳矢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充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副點檢渾觀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因朝且伏兵於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

夷宗盤族

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逢蠱蠱之毒
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群光悉殄翰林
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歲嘗浴
於河 牧於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
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
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園而已其殿宇遠壁
盡置火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
臣下雜坐於坑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
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携手握臂咬頸扭耳至

同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
覷意後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
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
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
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
以圖撻懶下祁州府獄伏誅○仍囚撻懶之子
大拽久之因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事方握兵在外難以遽
誅仍除撻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

充為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獄之撻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狗兒河有號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荅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荅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勅官問倫還知撻

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囚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藉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囚歸上京○大行義士盜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飢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

遷左丞

其黨豈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封兀室徐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為諸將所忌宗盤輩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姦巧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既而得脫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於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州遼東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遼東大擾清無大志既而乘海復歸○詔

諸州郡不得從元帥有擅使簽軍俟見裏面走馬使臣驗認御書牌劄方許簽發

此因宗盤撻懶謀亂之後方為此關防也

